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三

宋　李明復　撰

宣公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謝湜曰楚子以義討賊與本國臣子討賊無異故書葬

胡安國曰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

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隣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人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

謝湜曰辰陵既盟之後鄭懼難復事晉故楚子圍鄭圍鄭之役楚已入鄭矣不書入者以楚子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不為鄭國患故也

胡安國曰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于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道盖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惡從輕典不書其憑陵中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于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謝湜曰邲之戰不書伐楚者楚來圍鄭而晉荀林父帥師戰之也戰由晉起故以林父主戰而罪之楚莊暴横久矣修正令合諸侯明大義然後可以懲强楚之縱而建中國之功也林父以力鬭楚以一國之衆當强楚之鋒其進也計慮不明上下不協非獨不足以解鄭而安之也適以益晉之禍而已書晉師敗績罪林父戰楚之失其道也

胡安國曰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人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師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

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師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過偪陽之舉𠃔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于鄭焉用之矣諸師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于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朱熹曰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或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縠而誅之又曰當時楚孫叔敖不欲戰伍參爭之若事有合爭處須當力爭不可苟徇人情也

呂祖謙曰宣成之間正是楚莊霸業强盛之時舉邲之戰晉楚之强弱可知當是時晉景公但循常襲故政事少怠楚莊方厲精為治政事修明晉楚之强弱大綱在此楚之所以强盖得叔孫敖整齊軍政訓教

卒伍細大本末無不具舉兵威所嚮雖中國亦不敢當其鋒楚之盛不特兵之不可敵亦在善能持勝何故既縣陳又復封之既而克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又復其社稷夫楚用兵以取兩國而又復封其社稷此見楚有其功而不居其功齊桓晉文以來未之有也當邲之戰晉楚正欲爭衡荀林父欒書之徒一見楚師便欲斂軍避楚則其強弱又易曉要之邲之敗其罪固在先縠然林父亦不能無罪以縠之剛複不

仁固不可信用林父以晉之名臣統元帥之權而不能制一先縠者盖其新進之徒威德未孚于人故如此以楚嬖人伍參之言觀之謂晉之從政者新此言論林父最切當大抵賢才處事或至于敗事者未必不由于新進處事之不審特其素望之未熟于人也此其所以敗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而為政者盖欲涵養積習使威望在人已熟然後可以任用若是養之無素驟然居人上鮮有不敗事者良以此

也故邲之敗雖是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亦有不是處觀彘子以中軍佐濟及林父不得已而從之此彘子之罪也使趙括更行人失辭是以惡言激楚之怒此彘子之罪不設備而為楚所乘三者雖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乃元帥至于魏錡趙旃以不得官職挾憾而往楚欲敗晉師是人皆知其不可用獨林父不察焉一請往乃許之遂致于敗國事此乃林父之罪先縠先濟而林父亦從之此亦林父之罪及後為楚軍所

乘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遂致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此亦林父之罪原邲之敗皆是晉羣帥浮躁不協遂至于敗師自邲敗之後大率規模與前不同故當厚蓄自養不敢有事乎他師還之後不敢加忿兵于楚但使解揚致命而已亦不敢加兵當時之諸侯如伐鄭但示之整而已惟其如此所以有羣之勝夫以滅狄數者之事觀之林父之謀慮亦可謂明矣至於邲之戰何如此之昏亂盖人心最不可昏

當邲之戰縁先縠强狠必欲先濟林父又不得已勉强從之惟其自相矛盾自相攻奪如此故林父方寸精明都昏亂了其從先濟之時心已不在軍事是以舉措乖錯邲之戰縠曰由我失霸不如死欒書從旁而止之至鄢陵之戰欒書為元帥乃曰不可以當吾世失諸侯反蹈先縠之覆轍而不自知范武子從傍而止之何智于前而昏于後也盖天下之事傍觀之時無不精審及自臨事時利害切於己私心難克所

以如此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謝湜曰蕭宋附庸國

胡安國曰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徳宏矣至是肆其强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

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于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程頤曰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背渝故書人以貶之

程氏學曰同盟之例有三一則主臣在會而書同盟若王臣亦與盟也柯陵雞澤平丘是也以見尹子單子劉子亦同盟也首止葵丘皐鼬之會曰諸侯盟于某則王世子宰周公劉子不同盟也故止書諸侯又如會王人盟于洮于翟泉及蘇子盟于女栗直以魯

會及盟而書更無伐會日月之隔其勢自不須云同耳嗚呼王者御諸侯王臣將王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周衰一切反是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然則首止葵丘臯鼬之會猶為有善者矣凡諸侯之盟皆大國率之小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與之同欲亦書同盟于幽鄭伯欲盟故也同盟于新城衛侯之所同

願也同盟于斷道魯衛曹同欲伐齊故也同盟于虛
朾謀救晉協謀而為此盟也同盟于重丘欲以討齊
偶志在于定亂也考其前後之文皆諸侯同欲而書
同盟者也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者夫盟以不信而
為之者也又况不信之尤乎盖有既盟而復背之者
言已甞同盟所以深責其不然也如莊十六年同盟
于幽及清丘蟲牢馬陵蒲戚戲亳城圵之盟是也考
其前後之文皆既同盟不旋踵而遂相執伐則又惡

其反覆而書同盟者也

謝湜曰楚日强盛四國欲恤病討貳協力相維故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心爲盟卿不名者同盟之後四國反覆背盟故清丘之盟卿皆奪節稱人以著四國之惡也凡盟既盟而背之者猶以其盟出于不得已也同盟而違之則其惡大矣清丘之盟是也

胡安國曰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

人盟宿巳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强于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蘄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于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縠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

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謝湜曰陳以衛為好而宋師伐之宋以陳為貳而衛人救之同盟之後二國背戾相違書伐書救罪其失信也

胡安國曰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徳于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徳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

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絶而惡自見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謝湜曰莒小國以齊國之力而不能服莒服之不以其道也

夏楚子伐宋

謝湜曰楚子旣滅蕭于是伐宋以宋師伐陳故也楚之伐宋也晉衛曹畏楚無一出救者背清丘之盟也

胡安國曰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効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于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謝湜曰先縠剛愎不仁邲之敗起于先縠故晉以國

法殺之凡大夫有罪而書國殺蓋其國之行法也凡大夫無罪而書國殺罪其國之失道也觀大夫有罪無罪而國殺之當否見矣

胡安國曰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

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令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謝湜曰晉以楚伐宋討衛救陳衛之背盟救陳達之謀也故衛以國法殺之

胡安國曰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于專殺也孔達

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于見討誰之過與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澄源故書法如此

呂祖謙曰晉討衛前後小國貳大國亦多未嘗必欲殺其二謀者至此必欲討衛孔達何與盖晉經邲一敗之後欲張綱紀晉國不如是震威則不足以服諸侯

晉侯伐鄭

謝湜曰鄭即晉則楚圍鄭

胡安國曰按左氏傳為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

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謝湜曰伐宋圍宋以宋伐陳且不服也

胡安國曰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

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

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于訟卦曰君子以作事
謀始始不謀必至于訟訟而不竟必至于師若宋是
矣始謀不臧至于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
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義亦明矣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安國曰夫禮别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
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

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于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春秋集義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三十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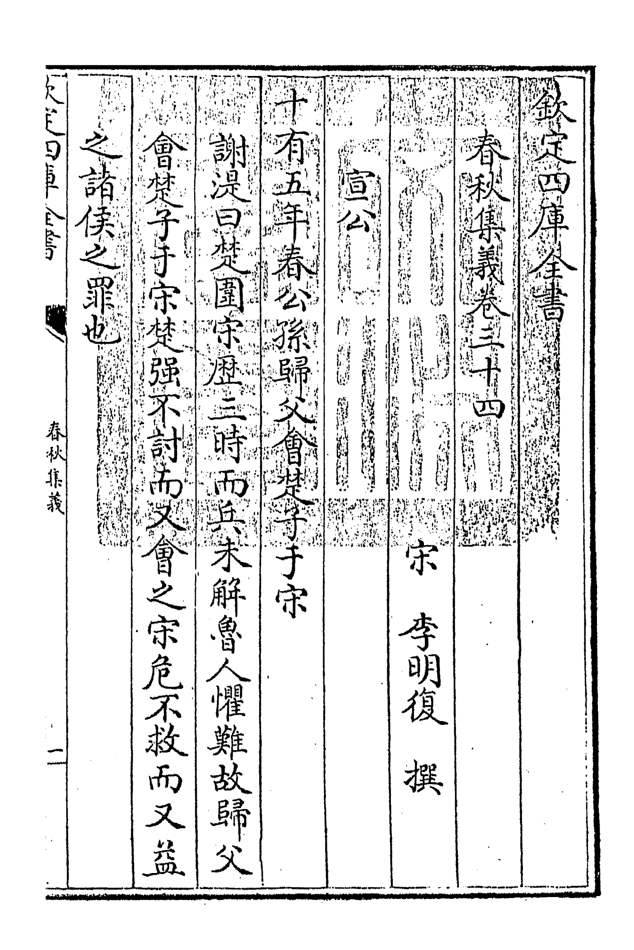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春秋集義卷三十四

宋 李明復 撰

宣公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謝湜曰楚圍宋歴三時而兵未解魯人懼難故歸父會楚子于宋楚强不討而又會之宋危不救而又益之諸侯之罪也

胡安國曰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擴僭亂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當日治亂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朱熹語錄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

從荆蠻耳中國諱言此事故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貳霸亦非春秋意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國耳

呂祖謙曰楚在宋此亦自邲之敗驕皆不自知覺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程氏學曰王道之行諸侯各以法守則何憾而平哉由列國紛亂交相戰伐故有憾有憾則有平也宣十

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宋及之也定十年及齊平十有一年及鄭平我及之也

謝湜曰釋其爭憾曰平宋服楚而楚受之二國於此和馬故書平宋之見圍凡九月其告急於晉也外無隻輪匹馬之援内有析骸易子之變宋人知怨之不可以結也故請和於楚以求平楚人知忿之不可以恃也故受宋之和而與之平二國之平衆之所同欲也故宋及楚皆稱人晉主盟之國也邦國之爭晉不

能平而楚能平之則義行在楚而不在晉矣書楚殺徵舒書宋及楚平罪中國楚之不若也楚為平主而書先宋人者平由宋起故以宋人主平而善之也自宋及楚平兩國免攻爭之患而宋國頼此以安書宋人及楚人平善之也公羊以稱人為貶失春秋之意矣平非盟也不書盟以平為重故也

胡安國曰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

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巳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與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外域仲尼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

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
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
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
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横見侵逼非有可
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
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
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
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

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謝湜曰潞子失國臣服於晉故書名潞赤狄别種種各有氏故稱潞氏潞氏狄中微國也潞子猶以失國書名以中國之法治之也天子死社稷國君死宗廟大夫死衆士死衛義也

胡安國曰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

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外裔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玁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冦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冦而恃强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

馬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尤也為晉計者執酆舒轘諸市竒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朱熹曰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

秦人伐晉

謝湜曰自晉道狄伐秦秦人闕文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程氏學曰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之卿士而王札子殺之周衰天子失政刑其亂甚矣

謝湜曰王札子王子弟之為大夫者也王以私恩寵札子故札子繫王言之召伯毛伯王之卿士也王之卿士而札子殺之札子之亂國也天王在上而札子

一日殺二伯定王之失道也誅賞國之紀綱也誅賞出於臣下而王不問則國之紀綱壞矣故春秋之道雖親有罪在所不恕雖仇有善在所不廢

胡安國曰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字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詞也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

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

胡安國曰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

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

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謝湜曰公孫歸父仲孫蔑比年會齊著大夫出入之

數也

胡安國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

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

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

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謝湜曰什一取民天下之中正也宣公始有稅畝之法故曰初公田之外又取私田計畝而稅之故曰稅畝古者國有常事財有常出故取民不過什一而已後世事倍於古不啻數十財出經用之外不可勝計由是什一不足而加之稅畝也稅畝之法行而魯國

困矣故春秋取民以什一為正

胡安國曰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税則天下之農皆悦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税畆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税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

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財之入而不恤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啟之也故曰作法於凉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二矣

朱熹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通為什

冬螽生

謝湜曰螽𧒂子冬非螽生育之時冬而螽生異之大也秋則為田害冬則𧒂死矣今又螽生災之大也書螽生著其為異為災也

胡安國曰始生曰螽既大曰𧒂秋𧒂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慼之國之危無日矣

呂祖謙曰螽生是歲本饑所幸得螽是冬月生不為物害

饑

謝湜曰上則稅畆奪其食下則螽螽賊其稼故饑杜氏謂幸其冬生不為物害誤矣人君代天牧民民一阻饑牧民者之罪也歲凶而饑猶曰不可又況身為虐政使民受饑者乎

胡安國曰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

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者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謝湜曰甲氏赤狄别種留吁又一種君不書死於兵

難之中故也昔武王克商庸蜀羌茅微盧彭濮莫莫不與聞牧野之誓苟能大無外之謨保而有之則遠方之國皆吾股肱就使以為不可用先王綏有德接有禮迎來送往治亂持危亦使之各遂其生而已又曷常以殺滅為事哉赤狄其種非一也晉人并赤狄三種而滅之亦狄種類盡矣書滅潞氏書甲氏及滅留吁罪其不仁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

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于外裔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於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

謝湜曰宣榭宣王所為之榭也成周守備不嚴故火發宣榭書火著王室之怠也宮室非法非制火則書

災以明天降之災也宫室合於典禮火則書火以明火備不嚴也若陳災宋災之類則以政治舛戾招之也故左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胡安國曰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邢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内史策命邢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禄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

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

謝湜曰郯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被出而來歸也女子以夫為家以嫁為歸生死與之同而不可改者也率身不謹而被出來歸辱之大者也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著其失婦道也著其失婦道以明魯之失閨

訓也女子一於夫而已義無再適者也不得於夫而出則終身由此棄矣然則保姆之訓可以不嚴歟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絶而歸之也郯伯姬杞叔姬來歸伯姬叔姬自絶而歸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内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叙

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内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謝湜曰宣而大有年異之大也饑而大有年幸之大也

胡安國曰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薦臻者災也山崩地震慧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也何以為記

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胡安國曰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祥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訃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程頤曰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謝湜曰齊頃不道魯衛曹皆欲伐齊故斷道之盟書同盟

胡安國曰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强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宫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謝湜曰叔肸以寵弟得政為卿書公弟著其寵也書叔肸著其氏也仲叔季三桓子孫之氏也友以寧國之功遂以援立之力肸以母弟之寵魯皆生賜族氏以世其官先王選賢之法壞矣其卒也書季友書仲遂書叔肸著其兆亂也

胡安國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絶道故雖

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子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為叔肹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肹有寵生而賜氏則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内

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謝湜曰衛穆公失訓世子之道故世子臧會晉伐齊國君善惡習自世子為世子而從事兵革其後不以攻戰為事者寡矣衛書世子著其失職也世子仁不仁繫天下治亂故春秋崇世子以正國綱

胡安國曰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冦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於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謝湜曰戕殘賊而殺之也戕之為害尤為不仁非特殺之而已諸侯皆南面之尊也或用之或戕之王法

在所黜故奪爵稱人

胡安國曰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外域無城郭宫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國中執其君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簾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呂祖謙曰邾人戕鄫子于鄫邾却與鄫是鄰國鄫又小於邾故邾常欺鄫向來時襄公執鄫子于次睢之社易得放手只緣前時有此事後來所以如此不然其他國則無此

甲戌楚子旅卒

范祖禹曰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謝湜曰楚莊赴告之禮通於中國故書卒吳楚僭號稱王故二國生稱子以中國爵命治之也死不書葬

黜其號也故禮曰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

胡安國曰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裔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外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胡安國曰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强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嚮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

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巳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謝湜曰歸父仲遂之子也遂害子赤立宣公歸父怙公之寵久矣公之薨也魯人怨仲遂東門氏歸父至笙聞變不返國奔齊人臣奉命以出雖死守節不變君雖薨必以命復之而後巳歸父之還也聞君喪不奔不復君命而出茍利其身而不顧其職其不恭大

矣故奔齊書遂罪其無君也還已反其至之辭公羊以還爲善誤矣自外奔故不書出

胡安國曰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以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

東門氏遂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集義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五

宋　李明復　撰

成公

程頤曰成公名黒肱宣公子定王十七年即位成謚也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謝湜曰寒氣嚴肅則水凝為冰月建丑而無冰冬傷

温也天地之氣應則萬物和天地之氣不應則萬物病故春秋書無冰以明燮理失其道
胡安國曰寒極而無冰者恒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固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啟朝之禄位賔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燮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

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謝湜曰作與建之名甲甸賦也成公初易舊制使丘出甲故書作財用不足故初稅畝軍旅不足故作丘甲書初書作皆以著其所起也古者度地以養民度

民以養兵一甸之夫凡五百七十六所出長轂一馬四牛十二甲士三步卒七十二而已方是時扞難討暴無不足於用者故民常裕而力有餘兵常足而用不匱後世征討無常干戈四出由是軍旅不足而丘甲所由興也丘甲之法行而民困於兵矣故春秋養兵以甸法為正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之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

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賦之成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常蒐于紅

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二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曾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朱熹語錄或問都鄙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

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内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或說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已具其說或又問侯國亦倣鄉遂都鄙之制否曰鄭氏說侯國用都鄙法然觀魯人三郊

三遂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當亦是鄉遂

呂祖謙曰丘甲是丘出一甸之賦蓋一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五百十二家七人以上可出一人一丘止十六井計一百二十八人乃三人出一人蓋四倍於常矣司馬法二十五人為一甲一車七十五人正是三甲胡春秋論此已詳但司馬法大率與周禮不同蓋

當時更革非一次所以不同也如駟介百乘徒兵千

便是不同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謝湜曰齊為魯難故

胡安國曰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

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

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

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

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赦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程氏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不言戰者王者至尊天下無敵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自敗也王者不能以

義征四方迺儌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

謝湜曰王者無敵於天下其師有征無戰故東面征西夷怨南面征北狄怨定王失此道矣義不足以征戎而以詭道儌戎師不足以服戎而以干戈敵戎此其所以取敗也然則王師之敗非戎能敵王而敗之也其敗乃王自取之而已春秋敗不書戰以明王師無

敵也師以自敗為文以明王之自取也王之在鄭也書出以正其失道矣書居則以尊之也王之不利于戎也書敗績以正其失道矣不書戰則以尊之也春秋著時王之失明王德於天下其法皆如此而已矣胡安國曰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外域不言戰外域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

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吳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域然為義而君父所以尊外域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於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謝湜曰魯衛曹皆惡齊故齊侯來伐

胡安國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絶也又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於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爲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

謝湜曰齊侯伐魯壯郈師之還也衛孫良夫師師戰之衛師敗焉故新築之戰以孫良夫主戰而罪之

胡安國曰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

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

謝湜曰頃公即位十年初未嘗一與會盟侮盟主病諸侯斷道之盟四國將以伐齊也頃公不知自反且又伐魯壯鄙敗衛于新築結怨諸侯甚矣故四國會師攻齊而敗之于鞌晉之敗齊也至欲以蕭同叔子

為質使齊之耕者盡東其畝然則諸侯怨齊其深可知也雖然齊為不道晉率諸侯討之義也乃若問罪不明大義不舉務以攻戰為心使齊人至於積尸流血而後已失弔民伐罪之道矣故鞌之戰戰不書伐其戰也以四國主戰而罪之也魯書四大夫帥師罪其逞怨也

胡安國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士也

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與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内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内録哉堅氷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

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殆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又曰鞌之戰齊師敗績遣使致賂若以例言當曰來盟于師春秋特變其文曰及國佐盟于爰婁何也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國佐震怒憤其侵侮請合餘燼背城借一當此時晉郤克以八百乘之衆連魯衛之黨乘戰勝之威屈於一言反與之盟而不能復也聖人特書曰及以明國佐

之功以抑郤克之横以示天下後世忠臣義士克敵之方在於曲直不以彊弱分勝負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於袁婁

謝湜曰齊師敗績於是頃公使國佐以紀甗玉磬與地聽命于師四國乃及國佐為盟齊雖數侵諸國然未若荆楚之暴也四國雖以報怨興師然未若齊桓伐楚之義也故袁婁之盟與召陵之盟其不同逺矣

齊侯使國佐如師非齊服我而來也齊以賂求晉而

紓厄也及國佐盟非齊以義求盟也晉受齊賂而與之盟也使國佐如師則其盟未定也與來盟於師異矣及國佐盟則盟出於晉也與屈完來盟異矣然則春秋之盟能使敵國自服而來者未有若召陵之美也

胡安國曰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於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於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

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悅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

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仁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强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

謝湜曰汶陽田本魯地鞌之敗晉人使齊人反魯侵地而歸之書取以其因攻戰而得之也

胡安國曰汶陽之田本魯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

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程頤曰楚爲强盛凌轢中國諸侯苟能固疆圉要結

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會異時

盟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爲

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

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

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荆蠻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凌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憤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懲忿窒欲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憯乎

胡宏曰以周公之裔宗卿之嗣至貨賂乞盟其棄禮

義人民辱國家也著明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謝湜曰楚以四國伐齊故嬰齊率鄭師侵衛將以救齊也嬰齊楚卿帥師者嬰齊也不書嬰齊而書楚師者以著楚國威勢之盛也以楚國威勢之盛故宣公出會嬰齊公及列國大夫皆相率受盟于蜀也蜀之盟嬰齊貶稱人黜荆楚之强也自秦宋至於薛鄫其

卿皆貶稱人罪其從楚人也是時晉爲盟主諸侯同心附晉則威力固足以制楚而攘之矣魯衛曹邾有斷道之盟臧孫許有棘之盟三國復賴晉以敗齊師晉於諸侯固有力矣四國棄信背義不旋踵受盟于夷以至列國大夫紛然四起從之何以振華夏之威哉信義中國之紀綱也諸侯無信義以從大國之晉則中國之紀綱壞矣故列國之卿皆貶而人之所以尊中國也卿貶稱人則公之惡不待貶黜而見矣蜀

魯地盟在魯地雖外爲主亦書及賓主之辭也嬰齊始稱師以著其强終書人以著其貶中書名以著其人春秋立言之法也

胡安國曰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内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不齒列國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

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嚮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夫名陵城濮之事故府可按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謝湜曰晉討楚鄭侵衛故伐鄭蜀盟之後晉侯伐鄭而四國復從則晉國之力固足以合諸侯而用之也景公能明信義以懐服邦國則楚安有今日之暴哉

蜀盟之後繼書晉侯伐鄭與之也先君未葬而宋共衛定以成君會伐書爵著其惡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師師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

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

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

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荆蠻擾中國則盟主有

詞于伐耳宋衛未葬㫤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

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程氏學曰三年二月新宮災三日哭春秋宗廟之事

得禮者不書凡書者著其失也廟災而哭於禮合矣

此何以書乎曰廟災之所以哭者為神靈之所止而遭變焉斯人情之所宜哀也新宫者宣公之宫也不曰宣宫者神主未遷也何以知其然曰丹桓宫楹刻桓宫桷皆舉謚以目之此而曰新宫故知其未遷也宣公喪終當遷于廟宫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此何禮哉宣公薨至此二十八月緩於遷主兹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

謝湜曰新宫宣公之宫也桓宫僖宫稱謚宣宫獨曰

新宫者以宣公神主未遷也先君三年喪畢主歸於廟宣公薨二十有八月矣主猶未遷葢可知也宫廟親之神靈所在也宫廟遭變則神靈失其所安孝子所宜致哀也廟災三日哭哀之至也新宫神主未入也新宫遇災則親之神主未有害也神主無害而哭之哀哭不得其道矣書新宫災著其不敬也書三日哭著其非禮也成公之不得於親宣公之不祐於天其義皆見於此矣

胡安國曰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繺山劉絢曰新宫者宣宫也不曰宣宫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宫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宫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宫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

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乙亥葬宋文公

胡安國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攷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以隆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靜外無危難曷為越禮逾時遠乎七月

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壊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

胡安國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矣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謝湜曰棘汶陽邑至於圍之則取之不以其道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税畝作丘甲税役日益重矣棘雖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税斂輕力役修徳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呂祖謙曰圍棘汶陽之地亦縁其他皆服惟棘不服所以圍之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謝湜曰廧咎如左氏謂赤狄餘類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謝湜曰公如晉故荀庚來聘公爲衛伐鄭故衛孫良夫來聘二卿來聘而又與之盟堅二國之好也聘而後盟我及之盟也非來盟也故二盟皆書及魯與二卿各爲盟故盟不同日盟在國則公爲主可知故不書公

胡安國曰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鄭伐許

程頤曰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謝湜曰鄭與楚比一歲再伐許君臣嗜好皆與狄類矣書鄭狄之也

胡安國曰稱國以伐外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役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利在于晉則從晉人利在於楚則從楚人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不見齒於列國宜也況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有敢於為不

義者則外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詞略而從告乃實

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謝湜曰宋共公新即位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謝湜曰公比年如晉以會楚嬰齊及楚人盟于蜀召

之也故人君所舉不可不謹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

謝湜曰杜氏謂公欲叛晉爲晉備

鄭伯伐許

程頤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

謝湜曰先君喪未踰年悼公以成君之禮出伐書爵著其惡也二年之間三伐許著其暴也

胡安國曰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逾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

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謝湜曰失婦道被出故書來歸

胡安國曰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内女之歸其録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

人倫之本錄之詳以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謝湜曰報華元聘

夏孫叔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謝湜曰穀齊地左氏謂荀首如齊逆女宣伯會之然則宣成之世大夫專恣有如此者

梁山崩

謝湜曰梁山高大靜重不宜傾壞者也梁山崩變之

大者也山陰物其體安静積陽薄之則崩不書晉者梁山繫天下休戚非獨晉異故也自後君道日陵大夫日横小國日亡諸侯不知反身修德則禍患之來有如此者不可不畏也

胡安國曰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

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詞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謝湜曰天王定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程頤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謝湜曰蟲牢鄭地鄭服而從中國故盟于蟲牢蟲牢之盟諸侯之貳於楚者復同心為盟以景公復能主盟而合諸侯也故書同盟

胡安國曰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程氏學曰禮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
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
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
墠為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則毁之不可復立武
宫其毁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書立者不當立也
定元年立煬宫同
謝湜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凡親廟
過則毁之不可復立也毁則歸之祧矣其廟二昭二

穆先王酌遠近而為之制盡人子孝思而為之節也過制則亂違節則不可繼然則諸侯廟數止五天下之中制也武宮親已盡矣其毀亦已久矣公復立之非禮也武宫書立以明不當立也

胡安國曰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

為壇去壇為墠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為鬼

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

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取鄟

謝湜曰鄟附庸國内諱滅故書取

胡安國曰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

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

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

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是以黨與

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哉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謝湜曰衛侵宋罪其違蟲牢之盟也諸侯違同盟而主盟不能治晉之罪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謝湜曰以取鄟故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

謝湜曰鄭伯鄭悼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謝湜曰罪其違同盟

胡安國曰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

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家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

謝湜曰魯懼難故夏嬰齊如晉冬行父如晉

呂祖謙曰文子如晉此是重禮而遣上卿往

晉欒書帥師救鄭

謝湜曰鄭伯受盟蟲牢故嬰齊伐鄭魯衛大夫侵宋而楚大夫伐鄭中國乃楚之不若也晉為盟主楚伐同盟欒書帥師救之義之大者也

胡安國曰荆楚僭號稱王聖人屏諸四裔而不赦之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楚即晉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

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師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

而知還也亦庶幾乎

春秋集義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三十六至九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謄録監生臣趙由青

春秋集義卷三十六

宋　李明復　撰

成公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謝湜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養牲不敬可知也牛爲鼠食不稱牲傷則不可以爲牲也

乃免牛不郊也以鼠食牛角而廢郊不敬之大也書大室屋壞而事親之禮怠矣書鼠食牛角而事天之禮怠矣人君能用其敬則施於事物之間者安有不治哉故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示諸掌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郊牛曰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已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

司兌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吴伐郯

謝湜曰吴始入中國稱吴狄之也郯微國

胡安國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吴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

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然則吴本

伯爵也後雖益熾親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謝湜曰免牛則不郊可知再言不郊為猶三望書

胡安國曰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内山川而已魯當祭太山太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

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祭祀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濵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内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耳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程頤曰諸侯同心病楚

謝湜曰景公以蟲牢之盟率諸侯救鄭同盟之信義

行於列國矣書救鄭善之也景公慮列國之復貳於楚也故又為馬陵之盟鄭不受楚而從中國諸侯皆同心外楚故書同盟

胡安國曰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絶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外冦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

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
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侯則楚人暴
横憑陵諸夏之勢益張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
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
謝湜曰申公巫臣自晉使吳始通吳于晉巫臣教吳
乘車戰陳故吳初伐郯又入州來
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謝湜曰林父孫良夫子孫氏父子專國久矣故林父得罪出奔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程氏學曰汶陽者魯國之舊也嘗為齊所取二年六月季孫行父等會晉郤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於是晉命歸侵田故我復得之魯以師伐齊取不以道故春秋書曰取汶陽田歸之于齊歸之者歸之不以

道也魯國分地豈晉侯所得制哉晉侯之罪明矣其

曰來言者緩辭晉侯使韓穿來言而魯遂以天子之

命先祖之田與人魯罪亦可知也

謝湜曰汶陽田魯之分地受之天子者也齊之害我

封境也晉命歸我侵田齊之聽命于晉也晉復命我

田歸齊以汶陽與齊為不順故晉使韓穿來言者諭

魯之辭也以汶陽與齊非魯所欲故魯歸之于齊歸

之于齊者不得已之辭也歸于直辭以其歸以其道

也歸之于曲辭以其不得已而歸之也魯之分地天子所封也或取或歸一出於晉則天子予奪之柄晉國專之矣書來言書歸之于齊著景公之罪也汶陽田魯之舊也衣婁之盟齊歸我田也書曰取罪魯得之非其道也得之非其道者以其假兵力也馬陵之盟齊取我田也書曰歸者罪魯與之非其道也與之非其道者以其不能辯也始以爭奪取于齊而終以其地歸之齊前書取後書歸著魯之失也

胡安國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之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貨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矣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强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謝湜曰晉以蔡從楚故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

謝湜曰宋為共姬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程頤語錄或問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胡先生嘗説共姬是婦人中伯夷為其不下堂而死矣

謝湜曰逆女使卿禮也納幣使卿非禮也以共姬有

賢行詳錄其禮重之也
胡安國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呂祖謙曰宋華元來聘共姬左氏載共姬始終叙得甚詳蓋緣其有後來一節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謝湜曰趙莊姬譖同括將為亂晉討其罪殺之然則同括之死皆非其罪也書晉殺罪其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安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證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

之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謝湜曰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天王者言能奉天以行王道天子者言能繼天而為之子方是時簡王三年喪畢以王命寵錫諸侯故以天子言之以明繼天而臨天下也

胡安國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

喪已畢而不入見旣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内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畿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謝湜曰叔姬絶於杞矣魯猶以杞夫人為喪書杞叔姬卒著其失禮也

呂祖謙曰杞叔姬卒魯之女亦多惟書杞叔姬最詳

五年書叔姬來歸九年書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謝湜曰郯事吳故伐郯士燮以禮來聘修鄰好也以

禮修好而反率三國伐郯罪其以聘興兵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

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郯季孫因曰中國不振旅蠻

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旣不能救及

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衞人來媵

程頤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國之賢女當自聞也

又語錄或問成八年九年三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書否曰然又問媵女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程氏學曰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十月衛人來媵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五月齊人來媵伯姬有賢德故始終之禮皆過於厚使公孫壽來納幣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俱使卿皆非禮也三國來媵亦非禮也宋災伯姬卒襄三十年守禮而卒於火也當是之時天下大亂

夫婦之道不明男女之德不正能全婦道受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一人而已在家有賢行故其婦之禮特厚既嫁能死義故送終之禮益篤書曰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噫伯姬之賢雖當亂世魯國猶能嘉之獨遣卿佐會其葬而聖人特冠以夫謚所以異乎佗國也

謝湜曰嫡夫人有左右媵媵各有姪娣凡九女媵為二國三國媵非禮也媵惟一姓所以致親睦也同姓

不足然後以義起

胡安國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呂祖謙曰同姓媵凡嫁女適女為正庶女皆為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謝湜曰叔姬已為杞出矣杞伯復迎其喪者為魯以杞夫人卒之也逆書以歸者魯不絶而反之杞不絶而逆之故也叔姬於杞生不可以奉祭死不可以祔姑魯復反之杞復逆之二國之過也

胡安國曰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於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謹男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

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葬乎魯在春秋時内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呂祖謙曰杞逆叔姬喪此段杜預注恐未穩當從左氏解叔姬已絶於杞今杞來迎喪見魯是一大國所以爲魯來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程頤曰諸國患楚之强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

皐其反復

謝湜曰景公欲固結諸侯故馬陵之盟未久又盟于

蒲諸侯同心從晉故書同盟春秋班序以强弱為先後故晉以侯先宋莒以子先杞

胡安國曰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㸑射以勾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能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

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也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

謝湜曰逆者非卿故不書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程頤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日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使卿致也

謝湜曰逆女使卿禮也致女使卿非禮也女嫁三月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書致女詳其禮也

呂祖謙曰致女何休釋公羊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此亦然

晉人來媵

胡安國曰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

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謝湜曰蟲牢之盟馬陵之盟蒲之盟鄭伯皆同盟鄭之從晉久矣其於晉未有背叛之實也晉侯以反側疑鄭一日執其君伐其國非所以服諸侯也景公貶爵稱人罪其違同盟也古之長人者其為心公其立志遠待之以信而不疑其詐也懷之以德而不憂其變也執鄭伯以晉之失德也為天下盟主而失信失

德君子疾之

胡安國曰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二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楚即晉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

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

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

潰

謝湜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言備之不可廢也

莒城惡而不修國陋而不備一日楚師加國民衆不

守而奔書莒潰罪莒之取禍也莒子既同盟于馬陵

又同盟于蒲楚之伐莒也諸侯無一出救以致莒人

潰焉書莒潰罪晉之不能衛同盟也

胡安國曰七月伐鄭而十月楚公子伐莒至庚申而

莒潰師出有名也

楚人入鄆

謝湜曰鄆屬莒又屬魯

胡安國曰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

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

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降宫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晉

謝湜曰晉嘗導白狄伐秦故秦復導白狄伐晉

胡安國曰經所謹者中外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遠在異國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藉狄之强以求勝焉不亦甚乎昔既失信復聽婦人譏說殺其世子而

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呂祖謙曰如秦晉初閒同圍鄭秦從燭之武之言遂與鄭盟此是秦曲至晉為令狐之盟而又名狄與楚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此秦最曲

鄭人圍許城中城

謝湜曰蟲牢馬陵蒲三盟許皆不與鄭人圍許將以解國難也

胡安國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

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哉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儌守益儌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敷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謝湜曰黑背定公母弟以同母之愛得位專政故稱弟公孫剽黑背之子也其後孫林父背君立剽亦以君寵弟子致之也然則黑背稱弟著其兆禍與公子年來聘稱弟同意

胡安國曰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

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謝湜曰免牲免牛皆不郊也有牲而不用則書免牲非牲不善也以卜郊不從而免之也牛不可用則書免牛免牛非郊不從也以鼷鼠又食牛角而免之也牲物未有則書不郊宣公之不郊以牛死無牛可免而謂之不郊也自宣公不郊推之則成公襄公之不郊皆以牲牛未具而直書不郊可知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謝湜曰欒書伐鄭不服於是衛黑背侵鄭黑背侵鄭不服於是諸侯伐鄭同盟之國其離心至於如此者以晉執鄭伯不道致之也大國所以結邦國者信而已信不足故小國不從有如此者自鄭伯見執之後再書伐鄭一書侵鄭以明不信之生禍也

齊人來媵

謝湜曰二國媵矣齊人又媵非禮也同姓不患不足

而齊以異姓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

謝湜曰公如晉弔喪且會葬也晉景公不書葬者天王在上不與公會葬晉侯絶之也景公絶不書葬而公之惡著矣

胡安國曰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惟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

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

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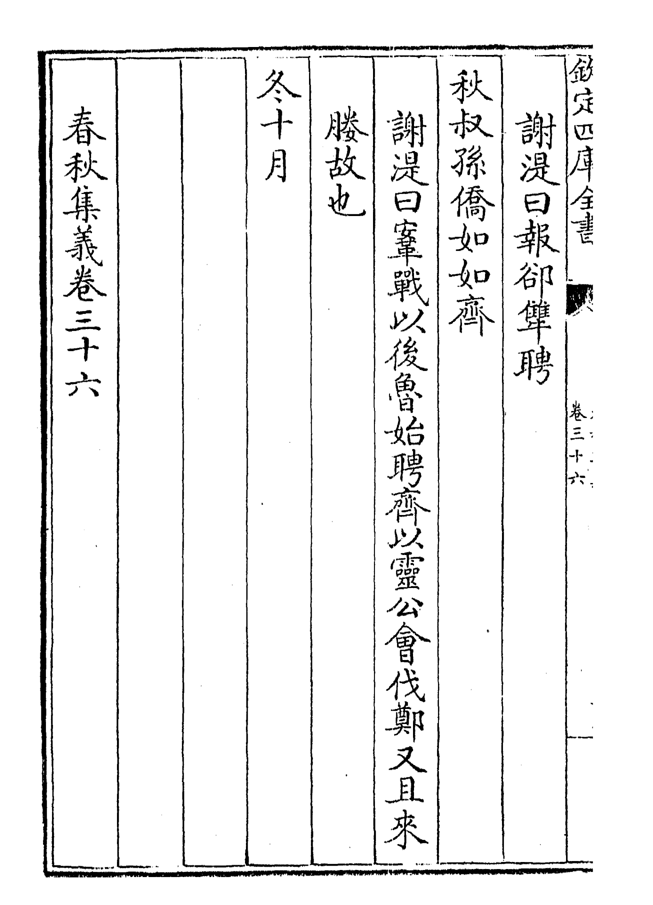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謝湜曰公留晉凡九月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謝湜曰厲公使郤犨來聘魯又與盟以堅好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謝湜曰報郤犨聘

秋叔孫僑如如齊

謝湜曰鞌戰以後魯始聘齊以靈公會伐鄭又且來

媵故也

冬十月

春秋集義卷三十六